

尼采自傳

梵燈譯

尼采自傳

梵澄譯

一九三五 二 十五付排

一九三五 四 一初版

一 1000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No. 339

中央黨查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一〇七九號

每冊實價六角

序

這偉大底思想家，頗識一切法虛妄，空無所有；也意識地或不意識地體會着不生不滅義；却在空茫無際里，將世界，歷史，人類，權威，需要，碎爲微塵；因大超悟 (Theoria)，孤往，絕詣，獨自沈酣于無上底寂寞中，以莊矜底法度統馭着整個底生活，思想之動靜，使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，因而不斷地發表他的著述，如江河之奔赴，以滌盪以掃蕩以灌溉以滋潤全人類之思想，凡二十年。

雖然尼采歸功于長期底疾病，疾病給他深思的機會，其思想之成就，是由于高深藝術的了解與理性主義的養成。——如幻如化，這

哲人懷想着過去希臘文化的優美，不滿意于當時德國文化情形，因此憧憬着將來，寄所有的希望於將來的人類。因為寂寞，那種靈魂上的辛勞，所以悲哀，感到痛苦，然也自知其生命上的事業並非沒有結果，勞苦非徒然，所以仍然有其著作的和諧，喜悅。

於是辨別着善惡的分際，和主與奴之倫理，將傳統底倫理推翻；攻擊着歐洲的陰柔主義，德國文化的野蠻，基督教之荒謬；思索出超人，以「力」為一切的解釋，遠之假借希臘狄阿立修斯，更遠假借波斯教主蘇魯支之名，以詩情之浩瀚，現出一種生命的典型，他的希望，亦即整個底悲苦與欣愉的寄託。

世間各種偉大的思想家大抵如此的，有着同樣的根原，區分在表現的強弱而已。大概東方的人生觀着重歸真返樸，雖然經過精神上絕大

底苦工，然而寂滅了，猶之渾金璞玉。反之，必將「自我」整個兒發表，更雕琢，更鍛鍊，是西方的人生觀。然無論東西方的哲人，無論那一種磅礴，激盪，飛揚，悲劇底典型，不見有這麼浩大而又深微，發皇而又沈着，自由而又拘謹，和平而又勇武，悽夢而又炯然的表現，這麼強烈，這麼純潔，這麼崇高！而不礙其爲一個雍容儒雅的人，藹然脩然的態度。其文才也許有極大底關係吧，尼采是一個非常會寫文章的人，文章家。

我們很難知道尼采的影響將流布多少遠，他的世界是否出現於將來，何者將成爲達到他的世界的橋梁。但地球永遠地轉下去，進化底或突變的超人也許有一日將必出現吧。觀其二十年中的著述（始於一八六九，迄一八八八），支配着歐洲思想界，間接造成現代社會局面，

其事不誣。目前這一部書，成於他絕筆之年，是他的生命之迴光一道極澄明底返照，顯示着全部思想的綱領，映現其各種著作之成因。

耶且，訶摩，ECC E HOMO，原是披那妥斯指耶穌而說的一

句拉丁語：看哪，那麼一個人！是提出狄阿立修斯的典型與耶穌對立而作的。「那麼一個人」是說明他自己，與中國古代文人的「自序」約略相同。所標舉的諸書至今還沒有中文譯本，也許讀者感覺困難吧，但這些書是必為國之思想界所需要的。也希望有在此致力的人。

讀者選擇書本，書本也選擇讀者的；尼采目為一種幸福，一種優先權，能為某著作的欣賞者。譯者自傷文字之功力欠深，冥茫中也許不無誤譯。好的字畫是不能摹寫的，無論怎樣精審，傳神，最高度下真蹟一等，何況以一種絕不相侔的文字，翻譯一異國偉大底哲人的思想，

內心，和生活的紀錄？原著文辭之滂沛，意態之豐饒，往往使譯者歎息。然爲求不負著者和讀者起見，竭力保存原作的風姿；所以句子每每倒裝，或冗長，或晦澀。又凡遇原文字句太激昂的地方，直達反有傷本意，則稍與曲折一點，這是譯者自知的錯過。——凡此，皆欲訴之於此書所選出的讀者們，稍耐心地讀，嚴格地加之批評和指正。

第一個介紹尼采的名字到中國的，似乎是王國維先生。其後有魯迅先生，譯過一部分蘇魯支，登在新潮上。其後有郭開貞先生，譯過一本察拉圖斯屈納，即蘇魯支四部之一。外此則很寂寥。讀者們也許順著這部著作所舉的書名，在英，法，日，各種文字中，能夠尋讀，繙譯吧。留着這種願望，深切地期待現代中國青年。

耶且訶摩——人之如何，亦如其何。

緒言

一

以至嚴肅之對人類的請求，向人羣發表出來，這以前，看來我之說出我是誰，是不可避免的罷。根本上人們也許應該知道我：因我未曾使自己毫無證見。然而，我的事業之大及與我同時的人物之小的懸殊，是在人們既不我聽復不我見這事實上表現着的。也自信在生活下去；難道我之活着這事還成爲一種假定麼？……這祇須向任何在暑天到上茵佳定谷（按：茵佳定乃瑞士茵河所經過之山谷，著名之休養所，尼采居

之。〕來的學者說說，使我知道我并非活着的人，……在這種情況下便生出一種責任，雖然違反着我的習慣和本性之尊嚴，即是叫着說：聽哪！我是某某，別將我錯認了！

二

非惡魔，非倫理之怪物——我乃一與凡人至今所敬仰爲能幹的人們相對稱的典型。在人們中，據我看，這正是我的可矜處。我是狄阿立修斯（按：Dionysos 乃希臘之酒，收穫，及戲劇之神，宙斯之子。）的門徒，然在我變爲聖人以前寧願變爲一個薩特爾（按：Satyr 乃狄阿立修斯之從者，田地與森林之神，人形，牛耳，牛尾。）但試讀這文章。除了以和悅底和親愛底向人類的態度表示這相反底對稱以外，並

無他意。這也許成功。我所應允的最後之目標，也許是「改善」人類吧。我是不塑出着新偶像的，只求老的偶像覺到牠的腿爲泥塑的。

偶像（我的「理想」二字的代名詞）之打倒——好像是我的手工。人們將理想底世界假造出來後，便這般將現實的價值，其意義，及其真實性完全摧毀了……「真世」和「幻世」——明白地說：便是虛構底世界和現實……理想的謊至今成爲真實之譏嘲，人類已因之淪入最低下底本性中而成爲虛僞了——直至乞靈于相反底價值。而那涵藏着他們的繁榮，將來，將來的權利的價值，反被忽略了。

三

——有誰沉溺於我的作風以內，便知道這是一種高原空氣，一種強

烈底衝颺。人們應稍能自求適應，否則在這種空氣中冷病，危險不小。冰雪嚴迫，寂寞無邊——但一切事物在明光中何等安靜！呼吸多麼自由而又感到多麼安適呵！哲學，誠如我所了解而體驗到的，便是高山與冰雪中自由的生活——即生存中一切新異底，疑惑底事物的探求，亦即至今爲倫理所拘束的一切事物的研討。根據一種在禁制區域中的遊歷而得的悠久底經驗，我尋出了歷來倫理化，理想化的原由：錯看了！哲學家之隱秘史，渠們偉大底聲名的心理，皆給我弄明白了。

一個頭腦負載着多少真理，能含受多少量真理呢？這便是我的日見其合用的標準。錯誤（——對理想之信仰——）不是盲從，錯誤是怯懦……每一種鬪進，每一步智識之增加，莫非由於勇邁，自我之刻勵及自持孤潔而生……我不反對理想，但決計帶上手套，不與接觸。

Nititur in vetitum，於禁制底事物中生暉在這表徵下，我的哲學是勝利的，因為至今人們所徹底禁制着的，不過真理而已。——

四

在我的著作中，蘇魯支是獨立的。這是對於人類從來未曾有過的
一大貢獻。這書，發着凌越千古的大聲，不但是所有的書中最高底一
部，一部高原氣候的書——所有人類遼遠的在牠下面——也是最精深底
書，從真理最深底蘊蓄中所產生，猶之不竭底淵泉，沒有一提瓶不滿汲
出黃金與珍貴。這裡說話的不是「先知」，不是宗教家，——那種疾
病和夸權的混合種。人們應該諦聽從蘇魯支口中所發出的大音，這神
鳥的歌唱，庶使其智慧之靈明不致隨和地受委曲。「激動風波者往往

是靜悄底語言，支配着世界的却是沈潛底思想——」

無花果從樹頭掉下來，美好而且芬馨：當渠們下墜的時候，被撕去了紅的皮。我于渠們爲北風，使之成熟！

這樣，我的友呵，教義如無花果下墜了：吃着渠們香甜底液汁和果肉罷！秋已經來，清朗底天空和白晝——

這兒不是夢囈者的囁嚅，也非要求人們相信的傳「教」：却是從無盡底光輝的洋溢與快樂的沈酣中，落下的一滴一滴，一字一字——這言語的動律非常舒和。這只能付與極超拔底人們，聽蘇魯支的話是無比底優先權，非人人可得……難道他是一個引誘者麼？……當他第一

次回到他的寂寞中他說着什麼呢？與任何「先知」，「聖哲」，「救世者」，或頹廢者在這種機會說的完全相反……不但其所言者不同，其本身亦原自不同……

我獨自去了，孩子們！你們也從此走去而且孤獨了！我願意這樣。

離開我！提防蘇魯支！更好能引爲羞恥！他也許騙你們。理智底人不但要能愛仇讎，也應該能恨朋友。

人容易誤解他的師，倘若永久做他的弟子。你們爲何不扯我的花冠呢？

你們崇拜我：一旦你們的崇敬傾倒了便怎樣呢？請留

心，別要被一個石像壓倒！

你們說，你們信仰蘇魯支，這于蘇魯支何有呢？ 你們成

爲我的信徒，但信徒又于何有呢？

你們未曾尋找自己，便已找到我了。 虔信者皆如此；所

以信仰皆不足重輕。

現在，告訴你們，丟開我，自己去尋找。 當你們皆否認

着我時，我將向你們回轉……

尼采